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百四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十五

國恤

虞舜攝政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帝堯殂落崩也堯壽一百一十七歲百姓如喪考妣百姓百官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絶密靜也四海四夷四夷絶音三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所化者遠也賈公彥儀禮疏曰易繫辭云古者喪期無數在黄帝九事章中是

黄帝以前心喪終身不變也虞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則是唐虞之日心喪三年亦未有服制也

殷太甲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　疏曰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凡有奠殯即位踰年即位踰月即位當奠殯即位也此言伊尹祠於先王是特設祀也嗣王祗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為喪主也

高宗王宅憂亮陰三祀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禮記作諒闇鄭玄以為凶廬論語作諒陰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字義各不同

尚書大傳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冡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隱痛也字或為殷故曰義

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

喪服四制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

周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祝雍作頌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謂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庭直也陟降上下也言武王長世能以孝行為子孫法文王以直道事天治民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序緒也繼其序思其所行之道不忘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衰冕憑

王几以發命　乃同名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同名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名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名六卿使帥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名命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此下成王顧命也自嘆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

殷集大命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無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於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

貢于非幾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盖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慎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絶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兹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綴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懸東首於北牖下是也

於其明日王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為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於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勲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閹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丁卯命作冊度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為相須取也命士取

材木以供喪用）狄設黼扆綴衣（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扆屏風畫為斧文者設黼扆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座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篾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雜繒純緣也華采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此旦夕聽事之座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采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座也豐席筍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此親屬私燕之座也西廂夾室之前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玄

黑之色雜為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座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座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於東西序座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

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實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為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為次象輅以封異姓為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為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為先輅則革輅象輅為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

大賔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為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内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堂廉曰戺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銳當作鈗說文曰鈗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

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麻冕三十升麻為冕也隮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

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亦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

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册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

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持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大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卞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祖父治四方以敬忌天威

乎謙辭退托於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裸尸太宗執璋瓚亞裸報祭亦亞裸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宗供王故宗人供太保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以酒至齒曰嚌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太保飲福至

齒者方在喪疚歆神之賜而不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太保降收

諸侯出廟門俟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俟者俟見新君也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内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王出畢門立應門内蓋内朝所在也召公主西方諸侯畢公繼周公主東方諸侯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為庭實賓諸侯也諸侯舉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為王藩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奠贄皆再拜首至地以致敬

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謂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則未為後也蓋有後者拜不拜未為後也弔者含者襚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為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為不當拜則疑未為後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為後且知其以喪見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冢宰及司徒與羣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云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昔君文武云云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

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

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於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

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産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喪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黄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

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

朱子語録或問居喪朝服曰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以後繼統事於宗廟故也受冊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舊說以廟門為殯宮之門不知是否若朝服則古者人君亮陰三年自無變服視朝之禮第不知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冢宰百官各以何服涖事耳想不至便用玄冠黑帶也後世既無

亮陰總己之事人主不免視朝聽政則豈可不酌其輕重而為之權制乎又况古者天子皮弁素積以日視朝衣冠皆白不以為嫌則令在喪而白布衣冠以臨朝恐未為不可但入太廟則須吉服而小變耳　又或問康王釋喪服而被冕裳且受黄朱圭幣之獻諸家以為禮之變獨蘇氏以為禮之失何也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

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謂君疾時也卜當為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時贊正君位者君薨以是舉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　疏曰周禮太僕職掌正王之服位射人職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及王舉動悉隨王故知也路寢言死者必於正處　疏曰君謂諸侯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餘二者曰小寢卒歸於正故在路寢君夫人卒于

莊公三十二年八月公薨于路寢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僖公薨于小寢譏即安謂就夫人寢也陳公薨不書地文公薨于臺下襄公薨于楚宮定公薨于高寢皆非理也

右始死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太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求之王平常所有事之處乘車玉輅於太廟以冕服不出宮也太祖始祖廟也綏用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王祀四郊乘玉輅建太常今以復去其旒異之於生　疏曰復者各依命數天子則十二人各服朝服而復於太祖之廟當升自東霤北面履危西上云皐天子復如是者三乃卷衣投於有司以篋受之升自阼階入衣於尸復而不蘇乃行死事也郊事神之處乘玉輅生時九旗有綏有旒今死去旒是異於生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嘗有事　疏曰於小寢者前曰廟後曰寢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王侯同大寢謂

天子始祖諸侯太祖也小祖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太祖天子始祖諸侯太祖廟也兩言於廟求神備也周禮夏采以冕服復于太祖是也其小廟則祭僕復之其小寢大寢則隷僕復之四郊則夏采復　天子崩復曰天子復矣始死時呼魂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疏曰普天率土王者一人而已故呼天子復而王者必知其呼而反矣若諸侯則曰某甫稱字也

右復

鼓人大喪則詔太僕鼓始崩及窆時也　太僕大喪始崩戒鼓傳達於四方戒鼓擊鼓以警衆四方以鼓聲傳達而聞之也　大司馬大喪平士大夫平者正其職與其位　司士大喪作士掌事事謂奠斂之屬　疏曰始

死則有奠及至小斂大斂朝夕朔月月半薦新遷廟祖奠大遣奠等皆是未葬以前無尸不忍異於生皆稱奠也

宰夫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大喪王后世子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治謂共辦

虎賁氏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大故謂兵災也大喪謂王崩非常之難須警備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葛葛經武士尚輕疏曰臣為王貴賤皆斬衰斬衰麻經至葬乃服葛令王始死即服葛故云武士尚輕

大司徒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令無節者不行于天下大故謂王崩及冦兵

司險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

屬守之唯有節者得達之有故喪災及兵也閉塞要路之道備姦寇也　疏曰喪謂王喪

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疏曰若居天子諸侯之喪必巷市者以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於邑里之內而為巷市

右戒臣民

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僕人太僕也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也王崩小斂大斂遷尸於室堂朝之象也檀弓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疏曰始死於北牖下遷尸於南牖下又云小斂於戶內是遷尸於室小斂訖遷尸於戶外又遷尸大斂於阼階大斂訖及遷尸於西階以入棺是遷尸於室堂云朝之象也者君所在而臣朝之故云朝之象

王府大喪共角枕角柶

角柶以柶尸角柶角匕也以楔齒士喪禮曰楔齒令可飯含　疏曰按既夕禮楔皃如軛上兩末狀如枇杷拔屈中央楔齒

始死遷尸于牀幠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牀謂所設牀第當牖者也　疏曰遷尸於牀者尸初在地冀生氣復既而不生故更遷尸於牀而離初死處以近南當牖也幠覆也斂衾者將擬大斂之時衾被也楔齒解見上綴足用燕几者為尸應著屨恐足辟戾亦使小臣用燕几綴拘之令直也

幕人

大喪共帷幕帟綬詳見陳殯具條

委人喪紀共其木材木材給帳事此已上兩條陳殯具條通用

右遷尸楔齒綴足帷堂

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假 告訃也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耳

右命訃

唯天子之喪有别姓而哭 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為位别於朝覲爵同同位

疏曰此言朝覲爵同同位然覲禮諸侯受舍於朝同姓西面異姓東面與此不同者覲禮先公而後侯先侯而後伯亦是爵同同位但同姓之中先爵尊耳 檀弓

肆師大喪令外内命婦序哭 序使相次秩

疏曰按下注六卿以出及朝廷卿大夫妻皆為外命婦其内命婦即下經内命女是也謂三夫人以下至女御也哭法以服之輕重為先後若然則内命婦為王斬衰居前諸臣之妻從服齊衰者居後也

内宗大喪序哭者 内宗凡内女之有爵者次序外内宗及命婦哭位

九嬪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叙哭者亦如之亦從后帥猶導也后哭衆之次叙者乃哭　疏曰外内命婦哭時皆依尊卑命數在后後為前後列哭之故須帥導使有次序也　唯天子之喪别姓而哭肆師序哭内宗序哭九嬪帥叙哭皆朝夕哭條所適用

司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疏曰此文承大喪之下令哭無去守則大夫士有使役守當須同為天子斬衰不可廢事空官故令哭不得去守也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内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

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為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　疏曰人君初喪哭位子坐於東方者子謂世子世子尊故坐於東方謂室內尸東故士喪禮云主人入坐於牀東是也子姓謂衆子孫所生也准士禮父兄子姓大功以上正立於室內東方令此經總云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以士禮言之當在室內但諸侯以上位尊不可不正定世子之位故顧命康王之入翼室恤宅宗不宜與卿大夫父兄子姓俱在室內也卿大夫等或當在戶外之東方遂繼主人之後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者以其卑故在堂下北面則諸父兄子姓等雖小功以下皆在堂上西面也夫人坐於西方者亦近尸故士喪禮云婦人俠牀東面士禮畧但言俠牀人君則當以帷幛之也內命婦則子婦也姑姊妹謂君姑姊妹也子姓君女孫皆立於西方也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者外命婦謂卿大夫妻外宗謂姑姊妹之女外命婦外宗等疏於內命婦故在

戶外婦人無堂下之位故皆堂上北面也

右哭位

小宰受其含襚幣玉之事王喪諸侯諸臣有致含襚幣玉之事

右受含襚幣玉

司常大喪共銘旌銘旌王則太常也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　疏曰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云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按禮緯云天子之旌高九仞大夫五仞士三仞按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仞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旌身亦以尺易仞也

書銘自天子達于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

與伯仲書銘謂書亡人名字於旌旗也天子書名於太常諸侯以下書於旌旗男子稱名此並殷禮周世則尚文臣不名君天子復曰皐天子復矣

右為銘

鬯人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斗音主　斗所以沃尸也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鄭司農云釁讀為徽　疏曰鄭云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按肆師云大喪築鬻則此鬯酒中兼有鬱金香草故得香美也司農云釁讀為徽者以鬯釁尸故以徽為莊飾義也

鬱人大喪之渳共其肆器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

肆師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鬻音

煑築香草煑以為鬯以浴尸香草鬱也　疏曰上小宗伯大喪以鬯淵則肆師與之築鬱金香草和鬯酒以浴尸使之之香也

典絲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

以給線縷著盱口綦握之屬青與赤謂之文　著直畧反下同徐猪畧反　疏曰此鄭並據士喪禮而言云以給線縷者謂所裁縫皆用線縷釋經絲也云著盱口綦文之屬者釋經縷組按士喪禮握手玄纁裏著組繫按喪大記屬纊以俟絕氣內則云屨著綦綦鄭云綦屨繫是用縷組之事也云青與赤謂之文績人職文繡之屬亦用線故連言也

內司服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內具紛帨線纊鞶袠之屬　疏曰后喪所共衣服者正謂襲時十二稱小斂十九稱大斂百二十稱及內具之物也按內則事舅姑有紛帨線纊鞶袠故死者入壙亦兼有數物　以上兩條下陳小斂大斂衣皆通用之

公襲卷衣一

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卷音衮飾之雜以朱綠帶者襲衣之帶朱綠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為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韍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是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　疏曰公襲以卷衣上服最在內者公身貴故以上服親身欲尊顯加賜故褒衣最外而細服居中也子羔賤故卑服親身也玄端二者賀云燕居之服玄端朱裳也朝服一者緇衣素裳公日視朝之服也素積一者皮弁之服公視朔之服也纁裳一者賀云冕服之裳也亦可驚毳任取中間一服也爵弁二者玄衣纁裳二通也此是始命之服示之重本故二通也招魂君亦用爵弁服也玄冕之下又取一也褒衣一者所加賜之衣最上華君賜也自褒衣至此合爵弁二通合九稱注

云朱緣帶者襲衣之帶飾以雜朱緣異於生者也此帶既非革帶又非大帶衹是衣之小帶衣帶以素為之而朱緣飾之亦異於生時也申重也重於革帶也者謂於革帶之上重加此大帶知非對小朱緣帶為重者以朱緣小帶散在於衣非是總束其身若總束其身唯有革帶大帶故知對革帶為重者必見革帶與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天子諸侯以下襲之數士喪禮襲三稱子羔襲五稱此文公襲九稱是尊卑襲數不同唯天子諸侯無文故約之云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與者疑辭也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

疏曰冒謂襲後小斂前所用以韜尸也冒有質殺者作兩囊每輒橫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也上者曰質下者曰殺君質用錦殺用黼鄭注士喪禮云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旁綴七者不縫之邊

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故云綴旁七也凡冒質長與手齊凡謂貴賤冒通名也言冒之質從頭韜來至下長短與手相齊也殺三尺者殺從足韜上長三尺

凌人大喪共夷槃冰 漢制度大盤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即夷槃

君設大盤造冰焉設牀襢第有枕 造猶內也襢第袒簀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小斂先納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

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 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左右䫙及在口中者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疏曰按玉府已云大喪共含玉此又言之者蓋玉府主作之此官主其成事而共之

玉府大喪共含玉 疏曰玉者含玉璧形而小以為口實

舍人喪紀共飯米 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皆四朴實者唯盈

天子飯九貝此蓋夏時制也周禮天子飯用玉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疏曰言此三節各自有牀皆有枕席唯含一時暫徹枕使平面故士喪禮商祝徹枕設巾是也含襲及堂皆有席故鄭注士喪禮商祝襲衣於牀牀次含牀之東衽如初又注士禮設牀第於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云衽寢卧之席亦下莞上簟是也君大夫士一也者貴與賤同然也

右陳沐浴襲飯含之具

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湖湖亡婢反杜音泯李士辯反鄭司農云大肆大浴也杜子春讀湖為泯以秬鬯浴尸玄謂大肆始陳尸伸之疏曰肆訓為陳為伸故也以秬鬯浴尸使之香也

大祝職云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小祝又云大喪贊渳彼二官以掌之此言之者察其不如儀也

春官大祝大喪以肆鬯渳尸肆鬯所肆鬯為陳尸也 春官

小祝大喪贊渳故書渳為瀰杜子春云當為渳渳謂浴尸 春官

女御大喪掌沐浴王及后之喪 疏曰王及后喪沐用潘浴用湯禮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今喪亦使女御浴者按士喪禮浴時男抗衾則不使婦人令王喪婦人或亦供給湯物亦得謂之掌也 天官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

而浴管掌管籥之人又古禮反掌管舍之人說吐活反繘均必反枓音主又音斗挋音震　抗衾者蔽上重形也挋拭也爪足斷足爪也　疏曰繘汲水瓶索也遽促於事故不說去井索但縈屈就之於手盡階不升堂者以水從西階而升知西階者以士喪禮云為垼於西墻下故也沃水用枓酌盆水沃尸絺細葛浴時除垢挋用浴衣浴罷用生時浴衣拭尸令燥也如他日謂如平生尋常之日浴盤餘汁棄之坎中坎是甸人所掘於階閒取土為竈之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者內外宜別故用內御舉衾內御婦人亦管人汲事事如前唯浴用人不同耳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士沐粱大夫沐稷甸人為垼於西墻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煑之甸人所取徹廟之西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

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於坎差七何反堊音役陶音桃重直龍反鬲音歷煑諸許反扉扶味反爨七逭反　差淅也淅飯米取其潘以為沐也沐沃用枓沐於盤中文相變也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　疏曰差謂淅米取其潘汁也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者皆取用其米取其汁而沐也將沐之時甸人之官為堊於西墻下土堊壘竈甸人具此為堊竈以煑沐汁陶人作瓦器之官重鬲者謂縣重之罌也是瓦瓶受三升以沐米為粥實於瓶以疏布冪口繫以篾縣之覆以葦席管人受沐乃煑之者淅於堂上管人亦升盡等不上堂而就御者受淅汁下往西階於堊竈鬲中煑之也爨然也甸人為竈竟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扉以然竈煑沐汁也謂正寢為廟神之也然舊云扉是屋簷也謂抽取屋西北簷也熊氏云扉謂西北隅扉隱之

處徹取屋外當扉隱處薪義亦通也取此薪而用者示主人已死此堂無復用故取之也管人授御者沐者煮汁熟而管人又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御者受汁入為尸沐也士喪禮云沐巾一又云拒用巾注云拒晞也清也如他日者事事亦如平生也小臣沐竟而翦手爪又治須象平生也濡濯棄於坎者皇氏云濡謂煩撋其髮濯謂不淨之汁也言所濡濯汁棄於坎中鄭注士喪禮云巾櫛浴衣亦并棄之於坎按既夕禮云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此沐汁棄於坎則浴汁亦然差是差摩故云淅詩云釋之叟叟是釋淅米也沐與浴俱有料俱有盤浴云用料沐云用盤是文相變也

右沐浴

大祝大喪相飯

疏曰云相飯者浴訖即飯含故言相飯也不言相含者大宰云大喪贊贈王含

王此故不言

大宰大喪贊含玉助王為之也疏曰謂助嗣王

右飯含襲

左傳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喪拜焉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　疏曰禮弔喪之法皆主人拜其弔者謝其勤勞弔者不答拜以其為事而來不自同於賓客此皆據弔及主人敵禮以上若其臣下來弔則主人不拜宋是前代之後王以敵禮待之故拜其來弔其餘諸侯者則否

右受弔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簟細葦也下有莞　司服大

喪共其斂衣服掌其陳序疏曰云大喪王喪其中兼小喪也小斂皆十九稱大斂則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諸侯皆百稱天子蓋百二十稱云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絞既斂所用束竪之者疏曰布絞者以布為絞縮從也謂從者一幅竪置於尸下橫者三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為三片以結束為便也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者謂大夫士等各用一衾故云皆一舒衾於此絞上衣十有九稱者君大夫士同用十九稱衣布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衣裹又屈衾裹之然後以絞束之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者謂將小斂陳衣也房中者東房也大夫士唯有東

房故也絞紟不在列者謂不在十九稱之列不入數也小斂未有紟因絞不在列而言紟耳　君無襚無襚者不陳不以斂　疏曰君無襚者國君陳衣及斂悉宜用已衣不得陳用他人見襚送者　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同上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自西階取猶受也　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不詘謂舒而不卷也列采謂正色之服也絺綌紵者當暑之褻衣也襲尸重形冬夏用袍及斂則用正服　疏曰列采謂五方正色之采非列采謂雜也不入陳之也褻衣亦不陳　復衣不以斂詳見復條　封人凡喪紀則飾其牛牲疏曰喪紀有牲者除朝夕奠用脯醢以外大小斂朔月月半薦新奠祖奠大遣等皆有牲牢　牛人喪事共其奠

牛謂殷奠遣奠也喪所薦饋曰奠　疏曰喪自未葬以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於神前故謂之為奠朝夕之奠無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殷大也唯有小斂大斂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及遣奠時有牲體大遣奠非直牛亦有馬牲故鄭注云謂殷奠遣奠也云喪所薦饋曰奠以無尸故也　地官　囿人喪紀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地官　獸人凡喪紀共其死獸生獸　天官　腊人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𢿱人　𢿱音魚本又作魚又音御　喪紀共其魚之鱻薧　天官　醢人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喪紀亦如之　以上八官並陳大斂奠至祖奠遣奠條通用

右陳小斂衣奠

小斂主人即位於户内主婦東面乃斂 疏曰主人即位於户内者以初時尸在牖下主人在尸東今小斂當户内故主人在户内稍東　喪大記　上始死條卜人右射人左遷尸條射人僕人遷尸並此條通用當互考也

斂師異姓族而佐 執事大祝之屬莅臨也親斂者並事官之屬為之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　疏曰大祝職云大喪贊斂明大祝執事小宗伯莅之云親斂者蓋事官之屬為之者以其諸處更不見主斂事者事官又主工巧之事以無正文故疑事官之屬為之也云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者此異族據姓而言之

小宗伯王崩及執事涖小斂大斂

大祝大喪贊斂 冬官主斂事大祝佐之　春官

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 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為祝字之誤也　疏曰大祝是接神者故使之執斂事也

是猶執也衆祝佐之者衆祝喪祝也衆祝賤故副佐於大祝也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 袒者於事便也遷尸者襲　疏曰凡斂謂執大小斂事也事多故袒為便也遷尸者襲謂大斂於地乃遷尸入棺之屬事少故襲也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 尊祭服也斂者要方散衣有倒　疏曰祭服謂死者所得用祭服以上也小斂十九稱不悉著之但用裹尸要取其方而衣有倒領在足間者唯祭服尊雖散不著而領不倒在足也　同上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紐女九反舊而慎反左衽衽鄉左反生時也　疏曰皆左衽大斂小斂同故云皆也衽衣襟也生鄉右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也生時帶並為屈紐使易抽解若死則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為紐也　同上

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疏曰往猶

後也小斂前用冒故不用夷衾自小斂後衣多不可用冒故用夷衾覆之也士喪禮云幠用夷衾之柩之衾也裁猶制也言夷衾所用上齊荼手下三尺所用繒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也但不復為囊及旁聯也熊氏分質字屬上殺字屬下為句其義非也然始死幠用斂衾是大斂之衾自小斂以前覆尸至小斂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用之小斂斂訖則制夷衾以覆之其小斂之前所用大斂之衾者小斂以後停而不用至將大斂及陳衣又更制一衾主用大斂也今按士喪禮幠用斂衾疏云大斂之時兩衾俱用一衾承薦於下一衾以覆尸則始死所用之衾至大斂即以承薦非停而不用也

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皆孝子踊也同上

斂者既斂必哭疏曰斂者即大祝衆祝之屬也既斂是斂竟也斂竟必皆哭也所以然者以其與亡者或

臣舊或有恩令手為執事專心則增感故哭也

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婦人之髽帶麻于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　疏曰既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者向小斂不袒今方有事故袒衣也士喪禮馮尸已竟而云髻髮袒此未括髮先云袒者或人君禮也說髦者髮幼時剪髮為之至年長則垂著兩邊明人子事親恒有孺子之義也若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並死則並說之親沒不髦是也今小斂竟喪事已成故說之也按鄭注士既殯說髦今斂而說者人君禮也括髮以麻者人君小斂說髦竟而男子括髮用麻也士小斂後亦括髮但未說髦耳婦人髽亦用麻對男子括髮也帶麻於房中者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絰也士喪禮云婦

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鄭云婦人亦有苴經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苴經也男子帶經於東房而婦人帶經在西房既與男子異處故特記其異也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欲明經房中是西房也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熊氏曰左房則東南火室也右房則西南金室也諸侯路寢室在於中房在室之東西也

右小斂 按小斂所用之日以喪禮義考之但有死三日而斂若并死日而數二日而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此乃小斂日數雖引以為在禮有之然無所考天子諸侯殯葬日月與士不同則斂日亦當不同故載其詳於喪禮義而記其畧於此

大祝大喪徹奠 疏曰此文乃承大喪之下故奠為始死之奠小斂大斂奠並大祝徹之

右徹始死奠

主人即位襲帶經踊即位阼階之下位也有襲經乃踊疏曰襲帶經踊者拜賓時袒今拜訖襲衣加要帶首經於序東復位乃踊也士喪禮先踊乃襲經此先襲經乃踊士為卑也此據諸侯為尊故云尊卑相變也

母之喪即位而免記異者禮斬衰括髮齊衰免以成服而冠為母重初亦括髮既小斂則免疏曰為父喪拜賓竟而即阼階下位又序東帶經猶括髮若為母喪至拜賓竟即位時不復括髮以免代之免以襲經至大斂乃成服也所以異於父者也同上

乃奠小斂奠也疏曰拜賓襲經踊竟後始設小斂之奠也

賓出徹帷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則徹帷徹或為廢疏曰士小斂竟而徹帷此至小斂竟下階拜賓賓出後乃除帷是人君及大夫禮舒也注云士卒斂則徹帷者士喪禮文喪大記未小斂受弔有庶子不受弔宋成公如鄭二條奉尸夷於堂有婦人迎送不下堂一

條又殯後受弔條有君弔見尸柩而後踊皆此條通用當互考

右襲帶經小斂奠

挈壺氏挈劉苦結反一音結又戶結反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云縣壺以為漏也代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　疏曰禮未大斂代哭者未殯以前無問尊卑皆哭不絕聲大斂之後乃更代而哭亦使哭不絕聲大夫以官士親疏代哭人君尊又以壺為漏分更相代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為其罷倦既小斂

可以為漏刻分時而更哭也　疏曰虞人掌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狄人樂吏主挈壺漏水之器故主壺雍人主烹飪故出鼎所以用鼎及木者冬月恐水凍則鼎漏遲遲更無準則故取鼎爨水用虞人木爨鼎煑之故取鼎及木也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挈壺氏掌知漏事故司馬自臨視縣漏之時節故挈壺氏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縣漏分時使均其官屬更次相代而哭使聲之不絕者也

右代哭

委人喪紀共其薪蒸木材　薪蒸給炊及燎木材給張事　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　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　疏曰大事謂若大喪紀大賔客之事也　庭燎在大寢之庭　君堂上二燭下二燭　燭所以照饌也滅燎

而設燭 疏曰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

右設燎

大斂於阼 詳見陳小斂衣條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紞 辟補麥反紞丁覽反 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精粗朝服十五升小斂之絞廣終幅折其末以為堅之强也大斂之絞一幅三折用之以為堅之急也紞以組類為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生時禪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 疏曰大斂布絞縮者三者謂取布一幅分裂之作三片直用之三片則共是一幅兩頭裂中央不通橫者五尺又取布二

幅分裂作大片而用五片橫之於縮下也布紟者皇氏云衿襌被也取置絞束之下撰用以舉尸也孝經云衣衾而舉之是也今按經云紟在絞後紟或當在絞上以絞束之且君衣百稱又通小斂與襲之衣非單紟所能舉也又孝經云衾不云紟皇氏之說未善也二衾者小斂君大夫士各一衾今至大斂又各加一衾為二衾其衾所用與小斂同但此衾一是始死覆尸者故士喪禮云幠用斂衾注云大斂所併用之衾一是大斂時復制又注士喪禮之衾二者謂始死斂衾今又復制士既然則大夫以上一爾君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者衣多故陳在庭為榮顯按鄭注雜記篇以為襲禮大夫五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稱則此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諸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據上公舉全數而言之餘可知也或大斂襲五等同百稱也北領者謂尸在堂也西上者由西階取之便也絞一幅為三不辟者辟擘也言小斂絞全幅析裂其末為三而

大斂之絞既小不復擘裂其末紟五幅無紞紟舉尸之
禪被也註堅之强解小斂衣少用全幅布爲絞欲得堅
束力强也堅之急解大斂一幅分爲三片之
意凡物細則束縛牢急以衣多故須急者也

大斂君大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褶音牒 褶袷

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 疏曰祭服謂死者所得用祭
服以上也算數也大斂之時所有祭服皆用之無限數
也注謂君多去其著者經云大夫士猶小斂則複衣複
衾也據主人之衣故用複若襚亦得用袷也故士喪禮
云襚以褶是也同上 陳小斂衣條凡
陳衣者實之篋以下此條通用當互考

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 駔音祖以斂尸者
於大斂焉加之也駔
讀爲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
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

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　疏曰於大斂焉加之也者以其六玉所與王為飾明在衣裳之外故知在大斂後也駔讀為組詩有執轡如組聲之誤為駔云渠眉玉飾之溝瑑也者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為溝渠如溝之兩畔稍高為眉瑑故云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云圭在左以下皆約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之等以尸南首而置此六玉焉云蓋取象方明神之也者按覲禮設方明上圭下璧無璧琮此云象者彼注上下之神非天地至貴謂日月之神故上下不用璧琮此中有璧琮者象天地若然此言象方明也者直取置六玉於六處不取玉形之義又按大宗伯璧禮天琮禮地今此璧在背在下琮在腹在上不類者以背為陽腹為陰隨尸腹背而置之故上琮下璧也云疏璧琮者通於天地者天地為陰陽之主人之腹背象之故云疏之通天地也

君即位而為椑歲壹漆之藏

焉椑蒲歷反徐房益反　椑謂地棺親尸者椑堅著之言也歲一漆之若未成然藏謂虛之不合　疏曰君諸侯也言諸侯則王可知也椑杝棺也漆之堅强甓甓然也人君無論少長而體尊備細故一即位而造為此棺也古者天子椑內又有水兕而諸侯無但用杝在內以親尸歲一漆之者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唯云漆杝則知不漆杝棺外屬等

天子之棺四重尚深邃也　疏曰四重者水牛兕牛皮二物重故為一重也又杝為第二重也又屬為第三重也又大棺為第四重也四重凡五物也以次而差之天子大棺厚八寸屬椑四寸又二皮六寸合二尺四寸也

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疏云水兕二皮並不能厚三寸故合被之令各厚三寸也二皮能濕故最在裏近尸也

杝棺一疏曰杝棺一者椵也材亦能濕故次皮也杝惟一種諸侯無革則杝親尸也君即位為椑是也杝即椵木爾雅云椵杝一物二

名名椵又名杝也 梓棺二 疏云杝棺之外又有屬棺屬棺之外又有大棺棺與屬棺並用梓故云二也

四者皆周 疏云四四重也周匝也謂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匝也唯槨不周下有茵上有杭席故也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 衡亦當為横衽今小要衽或作漆或作髹 疏曰棺束者古棺木無釘故用皮束合之縮二者縮縱也縱束用二行也衡三者横束三行也衽每束一者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央小也既不用釘棺但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則以小要連之令固棺並相對每束之處以一行之衽連之若竪束之處則竪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漢時呼衽謂之小要也同上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 鐕子南反鐕所以琢著裏 疏曰裏棺謂以繒貼棺裏也朱繒貼四方綠繒貼四角定本經中綠字皆作琢琢謂鐕琢朱繒貼著於棺也用雜金

鐕者鐕釘也舊說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雜之以琢朱綠著棺也

舍人喪紀共熬穀熬穀者鐕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也 疏曰殯時設之將熬穀以惑蚍蜉又有魚腊香蚍蜉欲向棺故植此以惑之者也

熬君四種八筐加魚腊焉熬煎穀也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 疏曰加魚腊者魚腊謂乾腊按郊特牲士腊用兎少牢大夫腊用麋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亦為惑蚍蜉

幕人大喪共帷幕帟綬為賓客飾也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帟在柩上 疏曰始在帷堂小斂徹之及殯在堂亦帷之也

掌次凡喪王則張帟三重張帟柩上承塵也 疏曰后與王同

司几筵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

侯則紛純每敦一几柏鄭音椁劉依司農音迫　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玄謂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椁燾既窆則如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藏才浪反疏云喪事謂凡奠也者言凡非一之義士喪禮始死之奠乃至小斂之奠亦設於地未有席至大斂奠乃有席殯後則有朝夕奠朔月奠大夫以上兼有月半奠并有薦新奠葬時又有還奠祖奠大遣奠葬乃廢奠而虞祭也故鄭云謂凡奠也云棺在殯則椁燾者檀弓云天子菆塗龍輴以椁是也云既窆則如見者見謂道上帳帷荒將入藏以覆棺言見者以其棺不復見唯見帷荒故謂之見也其二處皆當覆故云敦也云皆異几體實不同者解經每敦一几之義

凡凶事仍几鄭司農云吉事變几變更其質謂有

飾也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顧命牖間南嚮西序東嚮東序西向皆仍几玄謂吉祭主祭宗廟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几奠朝夕相因喪禮畧　疏曰按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者據大夫士而言按士喪禮大斂則有席而云虞始有筵者以其几筵相將連言其實虞時始有几其筵大斂即有也天子諸侯禮大初死几筵並有故上云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也几几之長短阮諶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為長三尺舊圖以為几兩端赤中央黑也

右陳大斂衣及殯奠之具

君將大斂子弁經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

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於盤上士舉遷尸於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子弁經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弁經　疏曰子弁經即位於序端者序謂東序端謂序之南頭也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者卿大夫謂羣臣也堂廉謂堂基南畔之廉稜之上楹謂南近堂廉者子位既在東序端故羣臣列於基上東楹之西也按隱義云堂廉即堂上近南霤為廉也北面東上者在基上俱北面東頭為上也子在東尸在阼階故在其者以東為上也父兄堂下北面者謂諸父謂諸兄不在仕者以其賤故在堂下而鄉北以東為上也若士則亦在堂下外宗房中南面者外宗君之姑姊妹之女及姨舅之女也輕故在房中而鄉南也皇氏云當在西房以東為上也今謂尸在阼大夫命婦在尸西北外宗等當存東房小臣鋪

席者謂下莞上簟敷於阼階上供之斂也士喪禮云布席如初注云亦下莞上簟也鋪於阼階上於堂南北為少南商祝鋪絞紟衾衣者商祝亦是周禮喪祝也其鋪絞紟衾衣等致於小臣所鋪席上以待尸士盥於盤上者士亦喪祝之屬也周禮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是將應舉尸故先盥手於盤上也雜記云士盥於盤北是也士舉遷尸於斂上者斂上即斂處也卒斂者大斂衣裝畢也宰告者大宰也斂畢大宰告孝子以斂畢也子馮之踊者孝子待得告乃馮尸而起踊夫人東面亦如之者亦馮尸而踊鄉者夫人命婦俱東鄉於尸西今獨云夫人馮者命婦賤不得馮也馮竟乃斂於棺注云子弁絰者未成服者成服則著喪冠也此云弁絰是未成服此雖以大斂為文其小斂時子亦弁絰君大夫士之子皆然故雜記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右大斂

天子七日而殯尊者舒卑者速　疏曰天子諸侯既尊重送終禮物其數既多許其申遂故日月緩也君大夫鬊爪實於綠中鬊音舜　綠當為角謂棺内四隅也鬊亂髮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為小囊盛之此綠或為篹君蓋用漆三衽三束用漆者用塗合牝牡之中也衽小要也　疏曰君蓋用漆者蓋棺上蓋用漆謂漆其衽合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輙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也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菆木以周龍輴如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輴車畫轅為龍　疏曰菆叢也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龍輴者殯時輴車載柩而畫轅為龍以椁者亦題湊叢木象椁之形加斧於椁上畢塗屋斧謂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繡於褖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畫塗之　疏曰斧謂繡覆棺之衣為斧文也先菆四

面為㯉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也以棺衣從㯉上入覆於棺故云加加斧於㯉上也畢塗屋者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柱為屋覆上而下四面盡塗之也天子之禮也　甸師喪事代王受眚烖粢盛者祭祀之主也今國遭大喪若云此黍稷不馨使鬼神不逞於王既殯太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籍田之神受眚烖彌後殃喪既殯後甸師氏於太祝取禱祠　疏曰言喪事者謂主禱籍田之神眚過也代主受過烖止後殃故為此禱也太祝作禱詞在既殯後者見太祝職云授甸人禱詞在大斂後大斂則殯故知在既殯後

太祝大喪言甸人讀禱言猶語也禱六辭之屬禱也甸人喪事代王受眚烖太祝為禱辭授之使以禱於籍田之神也疏曰太祝掌六辭五曰禱故於王既殯作禱銘甸人使以禱焉

小祝設熬置銘疏曰熬謂熬穀殯在堂時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云置銘者銘

謂銘旌書死者名既殯置於西階上所以表柩

右殯

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為君服皆斬衰唯主人不奠疏曰按士喪禮主人不親奠而此下文之士則朋友奠故知主人不親奠也主人不親奠者以主人悲號思慕不暇執事故也

右大斂奠

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凡凶事服弁服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　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王后小君也諸侯為之不杖期　太僕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詔告

也

內司服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疏曰外命婦喪衰謂王服齊衰於后無服若九婦以下及女御於王服斬衰於后服齊衰也天官

追師追丁回反一曰雕追治玉石之名掌王后之首服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經亦如之天官

內宰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使其屬事之上士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鄭司農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婦　謂士妻亦為命婦　疏曰凡有喪事內宰皆佐后使其屬官治外內之命婦正其服之精粗位之前後也

諸子大喪正羣子之服位疏曰位謂在殯宮外內哭位也

正其服者公卿大夫之子為王斬衰與父同故雜記大夫之子得行大夫禮

肆師禁外内命男女之衰不中法者且授之杖

外命男六卿以出也内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為外命女喪服為夫之君齊衰不杖内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不中法違升數與裁制者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無七日授士杖文玄謂授杖日數王喪依諸侯與七日授士杖四制云　疏曰外内命男女為王雖有齊斬不同其衰皆有升數多少及裁制故禁之使依法也授之杖者外内命男及内命女皆為王斬者有杖授之其外命女為王齊衰無杖故云且者見不定之詞也喪服為夫之君見喪服不杖齊衰章内命女三夫人以下者通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為王斬衰兩杖也言升數者諸臣妻為夫之君義服衰六升諸臣為王義

服斬衰衰三升半冠六升三夫人以下為王正服斬衰衰六升是其數也言裁制者喪服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拘已下具有裁制也司農所云授杖之日仍是四制之文也王喪諸臣等無授杖之日數以諸侯之臣與王之臣同斬衰杖竹故授杖日數亦宜同也檀弓云天子崩三日祝先服明子與夫人亦服則天子之子及后亦服矣五日官長服明天子三公已下及三夫人已下亦服矣但服杖同時有服即杖矣唯天子服授杖亦當七日矣是以王喪約同諸侯之制也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祝佐含斂先服　疏曰祝大祝也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為服祝佐含先病故先杖也然云祝服故子亦三日而杖也**五日官長服**官長大夫士也亦服杖也　疏曰官長大夫士病在祝後故五日也**七日國中男女服**庶人　疏曰國中男女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必待七日者天子七

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

三月天下服

諸侯之大夫　疏曰三月天下服者諸侯之大夫為王繐衰既葬而除之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為言耳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按如大記及四制則知令云三日五日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日者唯服而已無杖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士若有地德深則五日若無地德薄則七日　崔氏云此據朝廷之士四制是邑宰之士也　檀弓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

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為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　疏曰熊氏云子杖通女子子在室者若嫁為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為卿大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君之女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為士

妻及君之女御皆七日杖也喪大記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疏曰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不達於君謂府史之類賤不被命是不達於君也不服斬衰但齊三月耳故喪服齊衰三月章有庶人為國君即此是也

右成服

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顧命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

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亦

如之亦出路當陳之書顧命陳先王寳器又曰大輅在賔階面綴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

右陳寳器

顧命成王崩康王麻冕黼裳由賔階隮入即位云云詳見上文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云云詳見上文成湯既沒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云云詳見上文春秋文公九年毛伯來求金何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據崩在八年踰年即位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

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於其封内三年稱子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君薨稱子其既葬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不忍當公位公羊傳又按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注云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疏曰天子踰年即位無文約魯十二公諸侯三年内稱子亦無文約天子踰年不稱王也是天子諸侯互相明也又準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即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即適子

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即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為諸侯之位今此踰年即位是遭喪明年為元年正月即位白虎通云父沒稱子某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踰年即位係臣民之心也

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

疏曰諸侯之禮既葬成君先君雖未葬既踰年而君即位不可曠年無君故也釋例云遭喪繼立者每新年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文公成公先君之喪未葬而書即位因三正之始明繼嗣之正表朝儀以固百姓之心此乃國君明分制之大禮譬周康王麻冕黼裳以行事事畢然後反喪服也杜引顧命康王之事以譬此者彼是既殯此是踰年雖時不同取其暫服吉服事相似耳又按釋例曰尚書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也推此亦是以準諸侯之

禮矣

定公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諸侯薨五日而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於宮定公乃即位　疏曰公羊穀梁皆云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按正棺兩楹之間即禮所謂夷於堂者也喪大記君薨之禮云既小斂男女奉尸夷於堂鄭玄云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戊辰去癸亥五日非正棺之日不得為正棺即位也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歸至於廟門遂入適所殯鄭玄云適所殯謂兩楹之間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夷之於此因殯焉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鄭取二傳之說言死從外來者殯在兩楹之間若謂殯為正棺則與杜言合矣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公羊傳

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内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踰年即位厲也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危故日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先君未葬則後君不得即位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况臨諸臣乎以輕喻重也雖為天子所名不敢背殯而往況君喪未葬而行即位之禮以臨諸臣乎背音佩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

況未殯而臨諸臣乎穀梁傳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月正

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冠也踰月即吉服

右嗣君即位

勉齋黄氏曰按即位之别有四正嗣子之位已見始死條下顧命有王麻冕黼裳道揚末命及康王之誥有惟予一人釗報誥之語乃既殯之後嗣君即繼體之位之禮今附見於此若踰年合正改元

之位三年合正踐祚之位如春秋元年書即位則是踰年正改元之位也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伊尹以冕奉嗣王歸於亳則是三年正踐祚之位也然崩薨之日或在歲終則蓋有未殯而踰年者矣故踰年正繼體之位之禮遂無所附喪大記補經亦止於虞禮則三年之禮亦無所附今併列於此記之下其義則見於春秋傳注疏與喪禮及白虎通之說所當通考也

居倚廬不塗君為廬宮之大夫士襢之宮謂圍障之也襢袒也謂不障

疏曰此論初遭喪君大夫士居廬之禮居倚廬者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為廬故云居倚廬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也君為廬宮之者謂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大夫士襢之者襢袒也其廬袒露不帷幛也按既夕禮注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 喪大記

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廬倚廬也舍堊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疏曰云廬倚廬也者謂於門之外東壁倚木為廬云舍堊室也者舍對廬為堊室堊室者兩下為之與廬異故云堊室也云親者貴者居倚廬者親謂大功以上貴謂大夫已上者居倚廬云疏者賤者居堊室者疏謂小功緦麻賤謂士二者居堊室知義如此者以其經云辨其親疏貴賤明當如此解之也又引

雜記者彼是諸侯之臣其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彼注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

右喪廬

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禖尾櫜疏飾小服皆疏木車不漆者鄭司農云蒲蔽謂臝蘭車以蒲為蔽天子喪服之車漢儀亦然犬禖以犬皮為覆笭故書疏為揟杜子春讀揟為沙玄謂蔽車旁禦風塵者犬白犬皮既以皮為覆笭又以其尾為戈戟之弢麤布飾二物之側為之緣若攝服云服讀為箙小箙刀劍短兵之衣此始遭喪所乘為君之道尚微備姦臣也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釗亦為備焉　臝魯火反劉又音果笭力丁反劉又音泠揟本又作偦同思如反弢吐刀反緣悅絹反下同箙音服

素車棼蔽犬禖素飾小服皆素素車以白土堊車也棼讀為蘋

薠麻以為蔽其䄙服以素繒為緣此卒哭所乘為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戟　薠扶文反　藻車藻蔽鹿淺䄙革飾故書藻作䡊杜子春䡊讀為華藻之藻直謂華藻也玄謂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以蒼繒為蔽也鹿淺䄙以鹿夏皮為覆笭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此既練所乘　䡊音總又音藻李一音蒼會反　駹車雚蔽然䄙髤飾故書駹作龍髤為軟杜子春云龍讀為駹軟讀為桼也玄謂駹車邊側有漆飾也雚細葦席也以為蔽者漆則成藩即吉也然果然也髤赤多黑少之色韋也此大祥所乘　雚音丸髤音九反軟音次漆音次桼音七坑胡骯反　漆車藩蔽豻䄙雀飾漆車黑車也藩今時小車藩漆席以為之　豻胡罕反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此禫所乘

右喪車

外宗大喪則叙外内朝莫哭者内内外宗及外命婦疏曰經直云外内鄭云内外宗及外命婦則内中以兼外宗外中不兼内命婦也經不云内外宗内外命婦者意欲見内是内宗舉内以見外其外中則不得舉外以見内以其内命婦九嬪敘之也故九嬪職云大喪帥敘哭者注云后哭衆乃哭是内命婦九嬪敘之故鄭亦不言内命婦　春官

世婦大喪比外内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苛譴也　疏曰大喪謂王喪殯後有朝夕哭事外命婦朝廷卿大夫士之妻内命婦九嬪以下以尊卑為位而哭而有不敬者則呵責罰之　春官　哭位條内有天子之喪別姓而哭肆師令序哭内宗序哭九嬪師序哭位此條通用當互考

朝夕哭不帷緣孝子心欲見殯肂也既踊則施其扆鬼神尚幽闇也　雜記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備猶盡也

國君之喪嫌主人哭入則踊　疏曰此一節論君喪羣臣朝夕踊哭之事備盡也國君喪嗣國孝子雖朝夕先入即位哭必待諸臣皆入列位畢後乃俱踊者也士畢最後故舉士入於畢也所入有前後而相待踊者孝子哀深故前入也踊須相視為節故俟齊也

右朝夕哭

司服大喪共其奠衣服　奠衣服今座上寃衣也　疏曰守祧職云遺衣服藏焉鄭云大斂之餘也至祭祀之時則出而陳於座上則此奠衣服者也　陳小斂奠條內有封人飾牛牲等七官又陳大斂條內有司几筵設葦席素几皆此條所通用此條後凡奠通用當互考

右朝夕奠

籩人喪事共其薦籩羞籩謂殷奠時　疏曰殷猶大也大奠朔月月半薦新祖奠遣奠之類也　按士喪禮月半不殷奠注云士月半不復如朔月盛奠下等者疏云下遵者以下大夫以上有月半奠故士禮月半不殷奠而此有月半奠也　陳小斂條內有封人等七官陳大斂條內有司几筵設葦席素几朝夕奠條內有司服共奠衣服皆此條通用此條後凡殷奠通用當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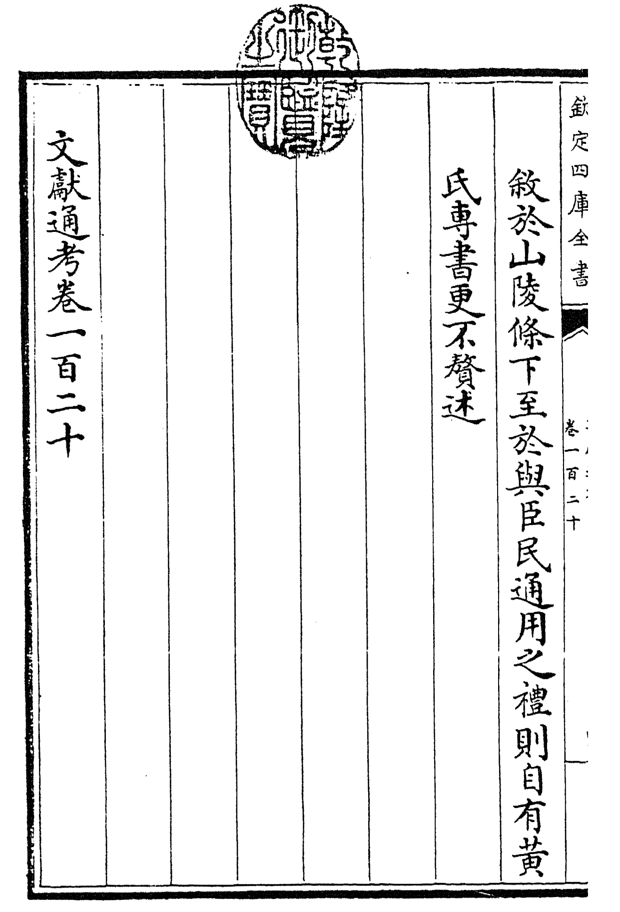
天子諸侯之喪

斬衰者奠註見前

右朔月月半殷奠

按儀禮正經所載惟士喪禮而天子諸侯大夫之禮闕焉勉齋黃氏著儀禮經傳通解因小戴喪大

記一篇合周禮禮記諸書以補其闕然後粲然可
考今所敘國恤於黄氏禮書中撮取其專言天子
喪禮處次第其節奏如前以見三代國哀之制然
禮記所言君皆國君也其專言天子者無幾而注
疏家以諸侯之禮通之於天子亦可槩見周禮所
言雖皆天子之禮然惟職掌所及則載之而不闕
於職掌者無可考則亦豈無遺軼姑敘其所可知
者爾自始死至殷奠敘於此而卜宅以至窆虞則



敘於山陵條下至於與臣民通用之禮則自有黄氏專書更不贅述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趙立楅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百四十一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禮考十六

國恤

漢高祖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丁未發喪大赦天下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已下棺也）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

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髙上尊號曰髙皇帝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即葬日也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斥上壙上也二千石以下有差

漢舊制皇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望外内張綿絮以彰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纒以皓皮四方置牖中主居中央七日大斂棺椁以稻糲飯羊舌祭之牖中

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墻壁埳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座於埳中下祠之出主置簏蓋上立之㢟中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園祕棺則梓棺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高皇帝崩含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黄金為縷腰以下玉為札長廣二寸半為柙下至足亦縫以黄金為縷請諸衣衾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輙藏之崩皆以斂不制裁一尺新繒帛

也

帝初登遐朝臣稱曰大行皇帝

魏孫毓曰大行之稱起於漢氏漢書曰大行在前殿又曰大行無遺詔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初崩未謚而嗣帝已立臣下所稱辭宜有異故謂之大行言其有大德行必受大名若稱謚也

文帝後七年夏六月帝崩於未央宮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

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人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師古曰罹音離遭也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臣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

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師古曰帝自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為可嘉乎以不可加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其為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今俗語猶然其意可曉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伏儼曰踐翦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跣也晉灼曰漢語作跣跣徒跣也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無不施輕車介士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師古曰為下棺也音義與

高紀同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説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説未之思也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過絶就其水名以為陵號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已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絶人類令中尉亞夫為車騎

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軍以備非常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實壙事師古曰穿壙出土下棺也已而實之又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音扶自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臧郭穿復土屬將軍武師古曰即張武也賜諸侯王以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巳葬霸陵

公非劉氏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按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

日起視事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既葬之日皆大繆也考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即吉耳

致堂胡氏曰文帝減節喪紀負萬世譏責以小仁害大仁固有罪矣然遺詔所諭者謂吏民耳太子嗣君豈吏民歟而景帝冒用此文乃自短三年之制是不為君父服斬縗自景帝始也且天子之所

以不遂服三年者何謂哉謂妨政事邪謂費財用邪謂防攝政之人邪謂防政事孰先於國家之大憂也謂費財用即不得不可以為悦財用固所以行禮也謂防攝政之人則自堯舜至周末未聞有攝政之人而奪喪君之國者至於為臣民嫁娶祠祀之故則用輕廢重尤為不倫揆之以理稽之以事無一而可不法堯舜三代乃安然以刻薄之景帝為師而無所戒懼特謂位尊勢隆得以自便是

不知理義之為大也寥寥千載惟晉武欲行古制而尼於裴杜之邪說獨魏孝文天性仁厚斷以不疑雖不盡合禮文而哀戚之情溢於杖經讀其史者猶惻然感動想見其為人可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不惜哉

按後之儒者皆以為短喪自孝文遺詔始以為深譏然愚考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有能行者矣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

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蓋時君未有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之而夫子答以古禮皆然蓋亦歎今人之不能行也滕文公問喪禮於孟子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魯最為秉禮之國夫子稱其一變可以至道而尚不能行此則他國可知漢初禮文大率皆承秦舊秦無禮義者也其喪禮固無可考然杜預言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

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文以是觀之則孝文之意大概欲革秦之苛法耳蓋古人所謂方喪三年所謂為天王斬衰者亦以資於事父以事君其義當然然檀弓言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又言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則亦未嘗不因其

官之崇卑情之淺深而有所隆殺秦務欲尊君卑臣而驅之以一切之酷法意其所以令其臣民者哭臨之期衰麻之制必有刻急而不近人情者是以帝矯其敝釋其重服而為大功小功纖釋其久臨而為三十六日詔語忠厚懇惻與異時振貸勸課等詔皆仁人之言豈可訾也帝之詔固不為嗣君而設而景帝之短喪亦初不緣遺詔也何也蓋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雖通喪必以

三年然亦以葬後為即吉之漸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於葵丘故書曰宋子貶之也晉悼公卒既葬未終喪而平公會諸侯於溴梁則書以晉侯矣晉獻公卒奚齊未葬而遇殺則稱君之子卓既葬而遇弒則稱君明未葬則不可明其為君也自春秋以來諸侯多不能守五月之制蓋欲急於從吉也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蓋孟子雖誨以三年之喪而文公僅能五月未葬之前守諒陰之制耳然亦當時所無也至秦始皇以七月崩於沙丘九

月葬漢高祖崩凡二十二日而葬葬之一日而惠帝即位文帝崩凡七日而葬葬之三日而景帝即位蓋葬期愈促矣必葬而即位者可知其以吉禮即位也必促葬期者可知其決不能諒陰三年也景帝之所遵者惠帝之法惠帝之所遵者春秋以來至亡秦之法耳豈孝文遺詔為之乎劉公非言翟方進後母死葬後三十六日起視事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以為明證然詳孝文之詔既

不為嗣君而設亦未嘗以所謂三十六日者為臣下居私喪之限制也俗吏薄孝敬而耽榮禄是以並緣此詔之語遂立短喪之法以便其私至方進之時遂指為漢家之法耳

平帝元始五年崩於未央宫大赦天下有司議曰禮臣不殤君皇帝年十有四歲宜以禮歛加玄服奏可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

東漢志皇帝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

監近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並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宫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宫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宫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啓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哭踴如禮沐浴如禮守宫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綿緹繒金縷玉柙如故事

漢舊儀曰帝崩含以珠纒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以玉為札長一尺二寸半為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請諸衣衾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輙藏之崩皆以斂

飯含珠玉如禮 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珠卿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

槃氷如禮 周禮淩人天子喪供夷槃氷鄭玄曰夷之言尸也實氷於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也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也

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 應劭曰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此下大喪符木猶斯比

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 漢舊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為大信見杜詩傳

小斂

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表裏洞赤虡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壁偃月牙檜梓宮如故事大斂於兩楹之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陛左右廂中黄門持兵陛殿上夜漏羣臣入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賔隨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在後西面北上治禮云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

鴻臚言具謁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周禮駔珪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曰駔外有捷盧也謂珪璋璧琮琥璜皆為開渠為眉瑑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鄭玄曰以斂尸者以大斂焉加之也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珪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東園匠武士下釘衽截去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鄭玄注曰衽小要太常上太牢奠太

官食監中黄門尚食次奠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於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黄門掌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宫門罷屯衛兵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不施輕車介

士

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文帝遺詔先葬二日皆旦晡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文帝遺詔文有飲食酒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踐徒跣也佐史以下布衣冠幘經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文帝遺詔武吏布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置以葬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纖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奉

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可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謚事於祖廟如儀
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
儀
光武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遺詔曰朕
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省約文帝葬皆以瓦器不以金
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
及因郵奏說文曰郵境上行書舍也

光武崩趙熹為太尉受遺詔典喪禮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上同席熹乃正色扶下諸王以明尊卑顯宗崩熹復典喪事再奉入行禮事脩奉

顯宗永平十八年八月壬子帝崩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别室

冲帝崩太后以揚徐盜賊强盛恐驚擾至亂欲須所徵諸侯王到乃發喪李固對曰帝雖年幼猶天下之父今

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亡國近北鄉侯薨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蔽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也太后從之

趙典為廚亭侯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獨慨然解印綬符策赴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許之

魏武王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先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遺命百官當臨殿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

文帝黄初三年作終制見山陵門帝崩國内服三日

明帝時毛皇后崩未葬詔宜稱大行尚書孫毓奏武宣皇后崩未葬時稱太后文德皇后崩侍中蘇林議皇后皆有謚未葬宜稱大行以為古禮無稱大行之文按漢

天子稱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行者不返之稱也未葬未有謚不言大行則嫌與嗣天子同號至於后崩未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氏諸后不稱大行謂未葬宜直稱皇后詔曰稱大行所以別存亡之號故事亦然今當如稱議稱大行

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亦除之然猶素冠蔬食哀毀如居喪者秋八月帝將謁崇陽陵羣臣奏言秋暑未平恐帝悲感摧傷帝曰朕得奉瞻

山陵體氣自佳耳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
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議以縗絰從行羣臣
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陛下既除而復服義無所
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詔曰患情不能跂
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遂止中軍將
軍羊祜謂傅𤣥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
之毁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
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𤣥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

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止戊辰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之禮以為沈痛況當食稻衣錦乎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司馬公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

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絶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慼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蓐素牀以布巾裹革軺(音遥)輦版輿細犢車皆施縑裹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不改禮文

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内外官寮皆就朝晡臨位御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柰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汙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文須聽斷以熙廣績昔周康王始登翼室猶戴冕臨朝降於漢魏既葬除釋諒陰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

從當時之宜詔曰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以不堪也當敘吾哀懷言用斷絶柰何柰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當以吉物奪之乃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耳何為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乃許然猶素冠蔬食以終三年如文帝之喪

十年武元楊皇后崩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先是尚

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
陳逵議以為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興於有事非禮之
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然終服有詔更詳議尚書杜預
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
諒陰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為
天子脩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
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皆
不復諒陰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

行事專為王者三年之喪當以縗麻終二十五月嗣君
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逼而
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經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
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縗麻以諒陰終制於
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於是
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杜預證據所依預云傳稱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絶期惟有三年喪也非
謂居喪縗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向

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髙宗服喪三年而云諒
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
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陰之節也春秋晉侯
享諸侯子産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
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
此皆葬除服諒陰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
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縗豈可謂終服三年邪上
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縗麻三年者謂下推將恐

百世之主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於是欽舒從之遂命預造議奏曰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縗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陰之制至今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為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

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陰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於時預脩陵廟故斂葬得在浹辰之内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畧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為節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陰同譏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追遵諒

陰之禮慎終居篤允臻古制超絕於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己而削其籍今其存者惟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諒陰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

臣子等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惟縗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厭一葉反降欲以職事斷則父在為母期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為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況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為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寛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

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惟線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即實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烝烝發於自然號咷之慕匍匐殯宮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彷徨寢殿若不變從諒陰則東宫臣僕義不釋服此為永福官屬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令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月之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為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於皇太子臣等以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

諒陰制於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縗麻諒陰終制

晉尚書問今大行崩含章殿安梓宮宜在何殿博士卞搉楊雍議曰臣子尊其君父必居之以正所以盡孝敬之心今太極殿古之路寢梓宮宜在太極殿依周人殯於西階既殯之後别奠下室之饌朝夕轉易諸所應設祭朔望牲用宜所施行按禮具答搉雍議

按禮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太牢喪禮下室之饌如他

日宜隨御膳朝夕所常用也朔望則奠用太牢備物

又問按景帝故事施倚廬於九龍殿上東廂今御倚

廬為當在太極殿下諸王廬復應何所權琳議按尚

書顧命成王崩康王居於翼室先儒云翼室於路寢

令宜於太極殿上諸王宜各於其所居為廬朝夕則

就位哭臨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

朝一入而已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朞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固非漢魏之典也

咸康中恭皇后山陵司徒西曹屬王濛議立奔赴之制曰三代埀文覲時損益令服教之地遠於古之九服若守七月之斷遠近一槩者懼非通制請王畿以外南極五嶺非守見職周年不至者宜勤註黄紙有爵土者削降永嘉中江統議不奔山陵但三年不敘

於義為輕今更立如牒若方伯授用雖未有王命猶不與停散同今見在官即吉之後去職不及亾事無所貶責萬里外以再周為限自此以内明依前牒雖在父母喪其責不異黄門郎徐衆等駮濛云若如濛議見在官者已拘於制度不得奔赴至於既去雖不及哀臣子之情何得不蹔致身哉臣謂喪紀雖過去職者故宜還赴詔可濛又申述前議曰喪紀有數吉亾有斷豈可當於縞素既終而制無限之責哉若除

喪使奔當以何服素服敘哀則在廷巳吉陵無哭禮若玄冠致敬宜曰朝謁非奔喪之謂若服外更立限斷則不知所准若不計遠近同服內則立制漫而無斷詔又付尚書左丞王彪之議云昔太寧之難奔赴無過三年之限恭皇后不宜踰先制禮為君之母妻居處飲食衎爾君已除喪而後聞喪不稅而責其奔此臣所疑也且宜一依濛所上詔曰令輕此制於名教為不盡矣今直以議者既衆不必改先制宜依濛

所上施行八年成帝崩尚書殷融上言司徒西曹屬王濛以周年為限不及者除名付之鄉論臣以為夫名教興於義厚忠孝發於自然不嚴而著不肅而成者也舊禮國有大諱外任不得離部宂散之人發哀公卷初無課限有不奔之制按永平初先帝稱宣帝遺詔乃不得令子弟詣陵惟蕩陰奔赴多不逮及始為其制以篤一時顧觀人情未有肅媿徒興簡默正足以彰至道之不弘表臣子之不義宜遵前代聞凶

行喪三日而已詔曰孝慈起於自然忠厚發於天成若道不喪豈有今弊弊至醨薄反之何期況以令日之弊而欲廢準式於頹俗求自仁於吾朝其於理化也無乃迂乎融曰重啓依王濛所上為條制康帝建元初融又議定不應奔赴山陵據周魯有喪而魯人不弔孔子所答曾子當謂國内卿大夫耳非如今日見在方外者也尚書僕射顧和議按禮記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穀梁傳曰周人魯

人各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雖有喪遣可也魯人當親行事故不弔也

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虨啓先王制禮應在緦服詔欲降期虨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緦麻三月

孝武帝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月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

吳商之言以閏月祥謝安王卲鄭襲殷康袁宏殷茂車允劉遵劉耽意皆同康曰過七月而未及八月豈可謂之踰朞必所不了則當從其重者宏曰假值閏十二月而不取者此則歲未終固不可得矣漢書以閏為後九月明其同體也襲曰中宗肅祖皆以閏月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用閏之後月今閏附七月取之何疑亦合遠日申情之言又閏是後七而非八也豈踰月之嫌乎尚書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譙王恬右丞

戴謐等議異彪之曰吳商中才小官非名賢碩儒公輔重臣為時所準則者又取閏無證據直擘遠日之義越祥忌限外取不合卜遠之理又丞相桓公嘗論云禮二十五月大祥何緣越朞取閏乃二十六月乎於是啓曰或以閏附七月宜用閏月餘者或以閏名雖附七月而實以三句別為一月故應以七月除者臣等與中軍將軍冲參詳一代大禮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陽秋之義閏在年内則略

而不數明閏在年外則不應取之以越朞忌之重禮制祥除必正朞月故也己酉晦帝除縞即吉

徐廣論曰凡辨義詳禮無顯據明文可以折中則禮疑從重喪易寧戚順情通物固有成言矣彪之不能徵援正義有以相屈俱以名位格人君子虛受心無適莫豈其然哉執政從之過矣

武帝以來國有大喪輙廢樂終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永和中為中原山

陵未脩復頻年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

薨元會又廢樂孝武太元六年爲皇后王氏喪亦廢

樂孝武崩太傅錄尚書事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後

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期爲斷

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爲從嫂或疑其

服博士徐藻議以爲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

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

以資父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

及靖后之禮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縗朞於是帝制朞服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參詳母以子貴贈淑媛為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𤰞者為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既喪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安帝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何澄王

雅車𦙍孔安國徐廣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政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文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朞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朞詔可宋武帝永初元年黄門侍郎王准之議鄭玄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云得禮按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

以為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縉紳之士猶多遵鄭義
宜使朝野一體詔可
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
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溫
持節監喪神武門設凶門柏歷至西上閤皇太子於東
宮崇正殿及永福省並設廬諸皇子未有府第者於西
廨設廬太子心喪三年心喪有禫無禫禮無成文代或
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

變有漸不宜便除即吉故其間服以綅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祥禫變除禮畢餘情一周不應復有再禫宜下以為永制詔可

後魏自道武以來及諸帝悉依漢魏之制既葬公除

孝文帝太和十四年太皇太后馮氏殂帝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中部曹華陰楊椿諫曰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羣下惶灼莫知所言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

萬代其君宗廟何帝感其言為之一進粥於是諸王公等皆詣闕表請時定兆域及依漢魏故事並太皇太后終制既葬公除詔曰自遭禍罰慌惚如昨奉侍梓宫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冬十月王公復上表固請詔曰山陵可依典冊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帝欲親至陵所戊辰詔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於永固陵甲戌帝謁陵王公固請公除詔曰比當别叙在心己卯又謁陵庚辰帝出

至思賢門右與羣臣相慰勞太尉丕等進言曰臣等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有大諱之日唯侍送梓宮者凶服左右皆盡從吉四祖三宗因而不改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晝夜不釋經帶臣等叩心絶氣坐不安席願少抑至慕之情奉行先朝舊典帝曰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朝夕食粥粗可支任諸公何足憂悕祖宗情專武畧未脩文教朕今仰禀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此事又與

先世不同朕且以所懷别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可
聽之帝因謂明根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
奪情而漸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對曰臣
等伏尋金冊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下葬之初
奏練除之事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
君上違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義不洽故身襲衮冕
行即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
於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失深可痛恨高

閭曰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為漢文之制闇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慺慺干請帝曰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奪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慮廢絕政事故也羣公所請其志亦然朕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誠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如杜預之論於孺慕之君諒隂之主蓋亦誣矣祕書丞李彪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之

崩葬不淹旬尋已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明德不損名願
陛下遵金冊遺令割哀從議帝曰朕所以眷戀縗經不
從所議者實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嗤嫌而已哉今奉終
儉素一已遵仰遺冊但痛慕之心事繫於予庶聖靈不
奪至願耳髙閭曰陛下既不除服於上臣等獨除服於
下則為臣之道不足又親御縗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
臣竊為疑帝曰朕今逼於遺冊唯望至朞雖不盡禮藴
結差申羣臣各以親疎貴賤遠近為除服之差庶幾稍

近於古易行於今羣臣又言春秋烝嘗事難廢闕帝曰
自先朝以來恒有司行事朕頼蒙慈訓常親致敬今昊
天降罰人神喪恃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饗薦恐
乖冥肯羣臣又言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
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也帝曰既葬即吉
蓋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曰簡
畧喪禮遺忘仁孝哉平日之時公卿每稱當今四海晏
安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比盛夏商及至今日即欲

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李彪曰
令雖治化清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漠北有不臣之虜
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帝曰魯公帶絰從戎晉侯墨
衰敗敵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況衰麻
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古人
亦有稱王者除綫而諒隂終喪者若不許朕綫服則當
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擇游明根曰
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太尉丕曰

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況居喪乎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執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絶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

致堂胡氏曰孝文慕古力行尤著於喪禮其始終情文亦粲然可觀矣自漢以來未之有也後世孺

慕之君可不景仰而先王是憲乎方孝文之欲三年也在廷之臣無一人能將順其美者莫不沮遏帝心所陳每下若非孝文至情先定幾何不為邪說所惑邪禮曰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齊線之喪蓋對而不言也若夫八事之權非經禮也今孝文百官備矣百物具矣是宜三日而粥三月而沐期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使禮廢而復起如古之高宗焉而羣臣狃於漢制雜以國俗

使其君不得自由其初守禮違衆欲行通喪甚力其終也不能三年於是期而祥改月而禫是用古者父在為母之服不中節矣無乃不得其本遂殺其末邪夫禮惟其當而已施之當則如被衮冕而執鎮圭施之不當是衣狐白裘而坐諸草莽也豈不惜哉

宣武帝延昌四年正月帝崩於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等奉迎太子於東宫入自萬歲門至明陽

殿哭踊久之欲待明乃行即位之禮太尉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光等請太子止哭立於東序于忠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十數聲止光奉冊進璽綬太子跪受服皇帝衮冕之服御太極殿前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羣臣立於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

按先儒言古者天子崩太子即位其别有四始死則正嗣子之位顧命所謂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既殯則正繼體之位顧命所謂王麻

冕黼裳入即位是也踰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所書公即位是也三年正踐阼之位舜格于文祖及伊尹以冕服奉太甲歸于亳是也漢以來遵短喪之制廢諒隂之說以日易月則踰年三年即位之禮不復聞大槩於縗絰之中行嗣服之吉禮矣然漢高祖以四月甲辰崩五月丙寅葬其日惠帝即位則在崩後二十三日文帝以六月巳亥崩乙巳葬則在崩後九日葬後三日蓋西
景帝以丁未即位則在崩後九日葬後三日蓋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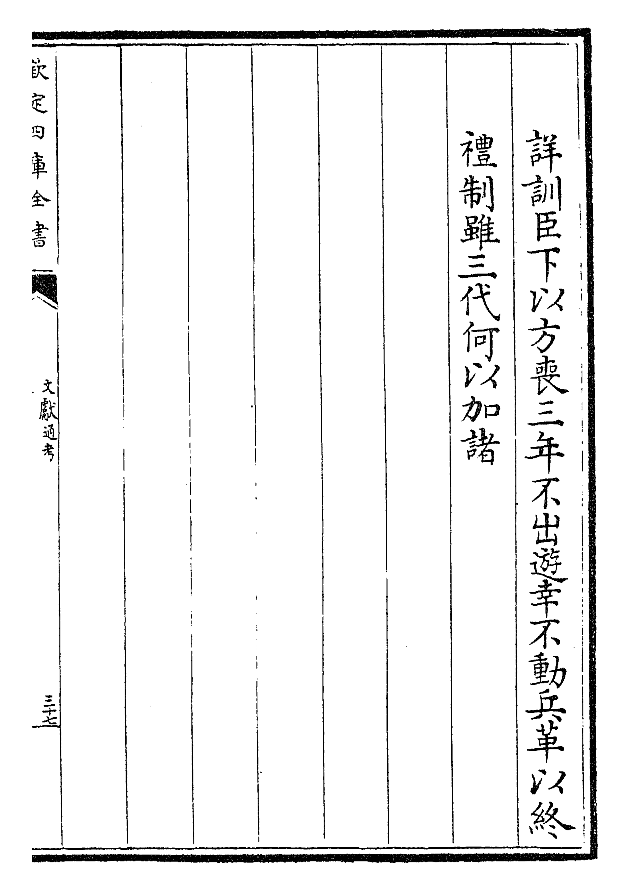
都人主皆預為陵寢故升遐之後不復循古者七月之制蓋有自崩至葬不及旬日者是以嗣君即位多在既葬之後至東漢則葬期漸遲於是始制令以大行柩前即位而歷代遵之蓋猶在既殯之後也今魏宣武方崩而太子不俟明即位毋乃太促乎且當時魏傳世既久時屬承平有何急迫之虞而於親肉未寒之時不待旦而襲其位乎孝文賢主力追古道以行親喪肅宗幼沖輔臣無識不

能導之以率乃祖攸行而有此過舉魏德告終有由矣

後周武帝母叱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供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帝袒跣之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縗麻之禮率遵前典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由三年之制五服之内亦令依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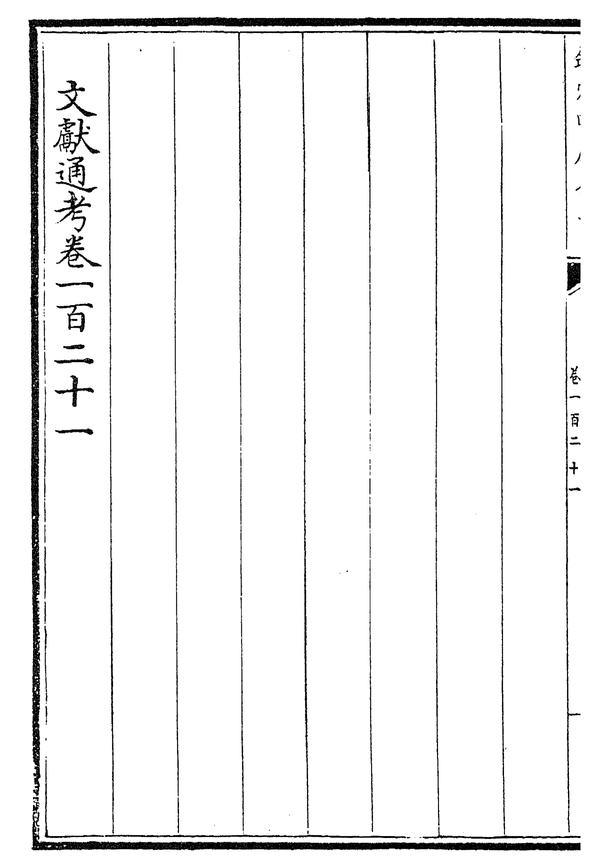
致堂胡氏曰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

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既為裴杜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縗麻苫塊卒三年之制最為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羣臣非所以教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喪頻出遊幸無門庭之寇興師伐鄰此皆禮所不得為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使高祖至心如魏晉二君而講禮如孝文之



詳訓臣下以方喪三年不出遊幸不動兵革以終

禮制雖三代何以加諸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趙立福